

· 2020年1月，女工写作坊总结颁奖



· 2020年7月，女工亲子写作坊结业合影



· “交换”童年故事的爸爸妈妈和孩子



· 分享自己的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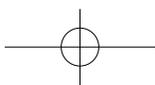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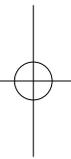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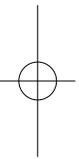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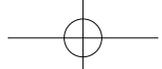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# 我的童年

流动女工文集

欧阳艳琴 主编

木兰花开 × 实务学堂  
联合出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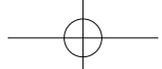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个流动女作品集，收录了10位作者的文章，选自木兰花开×实务学堂女工写作坊。木兰社区活动中心，是打工姐妹自发形成的民间公益团体，2010年成立。通过在打工者聚居社区建立起服务中心，为流动儿童及家庭提供文化教育服务；为打工姐妹提供参与平台，提升独立自主、两性平等意识，形成自治、互助网络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。

实务学堂，是一个面向15-18岁农民（工）子女的职业教育公益项目，2018年成立。使命和愿景是：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，探索农民（工）子女职业发展新路径。



## 序

和齐丽霞合作女工写作坊的这一年，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收获，是意识到“女工”并不只是“农民工”。

我曾经和丽霞研究过，一个女工的障碍，包括流动、教育、婚姻和生育。农民工，不分性别，都会陷入户籍制度带来的“流动”困境，包括在城市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、医疗等福利。但因为性别，女工要经历许多男性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的事。

出生在贫穷的农村，女性和男性一样，都经历过物资匮乏。但女性有很大的几率被遗弃或被嫌弃。写作坊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童年被遗弃和伤害的故事，以及它们留到现在的创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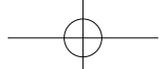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农民工基本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弱势群体，大部分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教育，作为女性，就更不可能。有一个大姐写到，她的父亲不允许她继续读初中。考进初中，老师、朋友都来道喜，她的父亲则说：“考上了也不读！”母亲为她借钱过程中，又受到舅父的奚落。最终，因为经常饿肚子、回家被数落，她初三辍学了，开始成为一个女工。

这样的故事，比比皆是。

我自己的母亲也参与了写作，她写了一个练习本。于是，我得以知道她来月经时没有卫生巾、在“计划生育”中流产或引产的经历，等等。所以，我也理解到，母亲的故事，并不是我的父亲的故事。

实务学堂的部分学生也参与了项目。有一个孩子写到，他的妈妈小时候冬天都洗冷水澡，锻炼身体，磨砺意志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去挣钱买缝纫机，学习缝纫。妈妈是她最大的偶像。

我经常鼓励写作坊中的大姐们说：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，就是一颗珍珠，写



作帮助我们把它们收拾起来，以后，就可以编成一条漂亮的项链。

此外，我说：我是一个女工的孩子，我需要知道我妈妈的故事。那些她不在我身边的日子，她都在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为什么，当我需要妈妈的时候，她不在我身边。

我说，我的心里，需要爸爸妈妈的解释。

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女工开始写了起来。2020年初，受疫情影响，很多人都呆在老家，没办法复工，又写作很多疫情期间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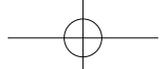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写作女工故事，鼓励普通人的私人写作，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愿望，但是，如果没有这个项目，或许我还没有开始。所以我感激与丽霞的一次合作，感激丽霞对我的帮助。

感谢所有参加这个写作坊的大姐们，谢谢你们信任，把生命中那些“珍珠”分享给我。谢谢你们努力，创造自己更好的生活，服务他人使人们有更好的生活，并且，以真挚情感、细腻笔触，给我们讲述那些催人落泪，或逗人微笑、引人深思的故事。

谢谢完整参与了亲子写作坊的男性朋友，韩金龙、魏辰先，以及各位孩子，豆豆，雪儿，许畅，来顺，鑫权，怡萱，家朵，雪涵，天意。篇幅所限，我们此次主要摘选了妈妈、阿姨、姐妹们的作品。但正是有你们的参与、鼓励、倾听、激发，妈妈、阿姨、姐妹们的作品才得以诞生。

谢谢我的妈妈。谢谢您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。希望我们余生更加珍惜生命，珍惜彼此。爱你。

欧阳艳琴 2020年6月于北京



# 目 录

内容简介

序

## 童 年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1 我考上了乡中，爸爸说，考上也不上 | 2  |
| 02 爷爷说，谁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   | 8  |
| 03 重男轻女很严重，我家正相反    | 12 |
| 04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老二      | 15 |
| 05 我的童年             | 17 |

## 孩 子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1 酸甜苦辣都经历了，但还是甜的多    | 24 |
| 02 怀着女儿，被马车撞进了沟里      | 27 |
| 03 女儿的小手小脚细细红红的，跟小鸡似的 | 29 |
| 04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          | 30 |



## 成长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1 记一次演出          | 36 |
| 02 找回自己           | 38 |
| 03 只要有馒头吃，我们就会做下去 | 4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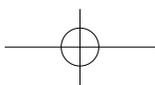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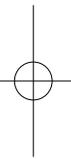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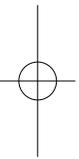
## 疫情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1 我说北京医疗比老家好，侄女说也轮不到咱    | 48 |
| 02 大年初一女儿发烧了，反反复复烧，我快吓死了  | 52 |
| 03 困在妹妹家，无法回北京，儿子量体温量出了阴影 | 55 |

## 母亲

- 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妈妈是我的偶像 | 60 |
|---------|----|

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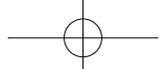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童 年



选自 2019 年 8 月亲子写作坊，“妈妈的童年”。



# 01

## 我考上了乡中， 爸爸说，考上不上

作者：张景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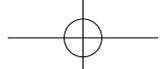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名家政工，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，做过很多工作，其中做得最长的工作就是家政服务。

我出生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。据我妈妈说，那一年雪下得特别的大，好多天也没有化完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冬天生的，我特别怕冷。

因为我是个女孩子，所以一出生爸爸就不喜欢我，看我怎么都不顺眼。

虽然我的童年不太美好。但是也有一段快乐的时光。那是在姥姥家，因为生了弟弟家里没有人管我，爷爷在我爸三岁时就去世了，奶奶又结婚了。弟弟出生后，妈妈就把我送到姥姥家，在姥姥家我最小，姥姥、姥爷特别宠我。

那时候我还不记事。妈妈说，我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狗头篮子，里面装着花生、核桃、冰糖、枣。我小姨非常的眼馋，看我挎着篮子里面有好吃的，经常大哭大闹。她也想挎着篮子吃。其实她也有吃的，就是没有篮子。她还趁没人的时候把我打哭，这时候她就该挨骂了。



姥爷喜欢我，不管赶集，串亲戚，还是看戏都带着我。记得到邻村去看戏。那时没有自行车，姥爷就用肩膀驮着我去看戏。看完上午一场，就在饭摊买一碗羊肉汤，买几个烧饼，吃饱了，接着看下午场。

后来姥爷得了肝炎病，那年我也就七八岁，肝病发现得晚，一病倒就没再好，一直在床上躺着，那年农历七月份姥爷就去世了。还记得姥爷去世那天，我一直守在他床前，大人都到后院商量后事去了，我拿着扇子，给姥爷扇着扇子，那时没有照片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姥爷的模样：皮肤黑黑的，瘦瘦高高的，特别有精神的一个老人。

姥爷去世以后，舅舅、姨都到结婚的年龄。姥姥不操心，什么事都是妈妈张罗。找对象，结婚，因为妈妈是家里的大姐，什么事都落到妈妈的身上，舅舅、二姨、小姨他们都结婚了，都有了家庭。我也开始跟着他们干农活。

记得那次秋收，在地里收花生，那块地有两亩多，从早晨一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弄完，还怕别人给偷走了。就加夜班，也得拉回家。用两轮车往家拉，那时我还有点小，拉车也帮不上忙。就把我留在地里，看着花生。那块地离姥爷家特别远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。他们干完活老早就回家了，就剩下我一个女孩。

我很害怕，地里到处处理的都是死人的坟。我就缩在一堆花生秧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心里一直扑通扑通地跳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蹲在那里，脚都麻了，也不敢活动活动，直到他们回来叫我，才算松一口气，一屁股蹲到地上，好半天没爬起来。

到了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回家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姊妹四人，



妈妈一个人干农活，忙家务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家里一有事，爸爸就让我在家看弟弟，不去学校。有时候我不想请假，我就带着小弟去上学，小弟也特别听话，我给他在桌子底下垫本书，他就在桌子底下坐一节课。

有一次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很不愉快，我跟老师闹了脾气，带着弟弟就回家了，好几天没去上学。是一个喷嚏引起的，小弟在桌子底下打了个喷嚏，老师把我训了一顿，说，“你是来上学的，不是来看孩子的。”当时觉得很委屈，什么都没说，拉上小弟就走了。现在想想不应该跟老师闹脾气。

以后小弟也经常陪我上夜自习。因为家离学校远，经过一段很长很的空地，没住人家。我又胆小，不敢走夜路。我上夜自习，有时他就在教室的角落里，坐着等着，有时候到学校附近的同学家看电视，到下课的点他就在学校门口等着我，我们俩一起回家。

上学时有快乐，也有伤心的时候。我家住在黄河滩区，每天秋天有洪汛的时候，就发大水。出行不方便，几乎每家都有小船，每天坐着船上下学。刚开始，都是大人接送。后来自己也能划船回家，开始不会划，船光在水里转圈圈就是不往前走，慢慢地就找到技巧了，就会划船了。

我还划过一次大的洋灰船呢。那只船很重，我着急回家等了半天，也没有人来。我就试着把一只长七八米、宽两米多的大船推到岸边，划到水路上。船篙又粗又长，我拿不动，我就用树来做船篙。直到船动起来，我就沿着船边，推着树，把船划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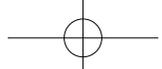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不高兴的是上学时跟人家打架。跟小朋友吵架，被小朋友的家长骂，自己的爸爸不理解，很委屈很委屈，那时候很讨厌很讨厌他们。在那时让我伤心的不是小朋友的家长的责骂，也不是人家看我的不理解，是上小学时我爸的态度。

那时家里穷，姊妹多，上不起学，一到交学费，卖一头猪的钱花得差不多了。上完小学，爸爸就不想让我上初中了，让我在家里帮妈妈干农活，做家务。我妈妈却不这样想，要想上学就去上，砸锅卖铁也让你上。在学校我学习不是太好，但也不是最差。考初中的时候，乡中和联中，一个班前十五名去乡中考，剩下的考联中。前十五名其中有我。

我爸不想让我去考初中。妈妈说去考吧，考上就上，考不上再说。我也犹豫地想，去考呢，还是不去考呢。考上还好，考不上多丢人啊。考上初中爸爸也不让上，心里特别纠结。我妈鼓励我，“去考吧，我支持你。”

最后真的考上了，老师拿着通知书给我送回家，后面还跟着好多小朋友。老师笑咪咪的，跟我道贺考上乡中。小朋友叽叽喳喳地，“真厉害，考上乡中了。”我也很高兴，跟老师道谢。被我爸一盆冷水泼下来，鸦雀无声了。“考上也不上，上不起。家里没有人干活，在家帮你妈干活吧，女孩子认识几个大字就行。上什么初中呀。”弄得大家不欢而散。

后来有个同学的家长听说了，跟我爸喊话，“不上初中，把通知书转给我们吧。”那个同学跟我是一届的同学。她没考上，拿钱上的



高价生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心想：“将来等我能挣钱，一分钱也不给你，什么也不给你买。挣得钱我自己花，光给我妈花，给我妈买东西。”现在还有一个邻居叔叔还说我爸，你当初偏向儿子，不让闺女上学，现在还是闺女疼你吧？还给你带北京特产。

到上学报到时，我爸也不给钱交学费。还是我妈给我借的钱上的初中。借钱时，还受到不公平的言论，那个亲戚还数落我妈，“女孩子上什么初中呀。学费交了吗？要是交了，我给你找人要回来。”我妈很生气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还是我二姨借给我妈一百五十块钱上的初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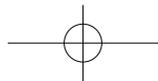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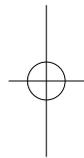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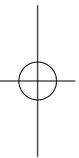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上学很辛苦，学校离家远，住在学校礼拜六下午回家，礼拜日下午去学校。没钱在学校买饭，只能自己从家里拿一篮子馒头。冬天就拿一毛钱一碗照见人影的汤（是白面汤，水烧开了，加点面粉里面，再煮开了，还有人说是“老鼠汤”），把凉馒头泡软一点吃。夏天就把长毛的揭揭皮再吃，一个礼拜也吃不到一点蔬菜。最后两天咸菜吃完了，光啃馒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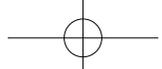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就那样，只要有学上，也挺知足的。过礼拜回到家给我爸要五块钱，买学习用品，还被我爸骂，说：“还得上学交学费，还得要零花钱，不干活，哪来的钱给你花？”

其实那时上学真没有时间帮家里干活，我想帮可没有时间呀。礼拜六下午回到家洗洗衣服，写写作业。礼拜天上午收拾收拾下午还得骑自行车去学校。根本就没时间，上了一学期的学，吃不好饭，长了一身疮。一身脓包疮，很不舒服。我妈看着直掉泪。



上完初二，上初三时，心里有了很多的想法，慢慢地就不想学习了，学习成绩也就落下来了，还跟老师闹了一些矛盾。没有等到考高中，三年级的课程学完了，就不再去学校了。老师还挺关心的，让同学给我带信，说，“不参加考试，也得去办毕业证呀。”回学校办了个毕业证，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，踏上了我的打工之路。





## 02

# 爷爷说，谁欺负你， 你就打回去

作者：王利香

作者简介：我来自河南洛阳，现定居北京，目前是一名家庭主妇。爱好是做美食交朋友。努力以最好的状态对身边的人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，希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都幸福安康，家庭和睦。

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，父辈都是农民，我在家排行老二，上面一个姐姐，下面一个妹妹。在农村没有男孩是件悲哀的事，在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面前都抬不起头，也会受到外人排挤，幸好家里有疼爱我们的爷爷、奶奶、姥爷、姥姥、爸妈。

据说生我妹的时候，正好有一家生了三个男孩，老三和我妹妹一样大，爷爷的一个老朋友就说让我们两家换一下，爷爷当时就拒绝了，说那家愿意把那孩子给我们的话，给他们点钱也行，我家孩子舍不得送人。后来人家也不愿意，就没换成。我觉得虽然爷爷的做法有点自私，但是证明爷爷是爱我们的，很在乎我们，为爷爷点赞，我爱爷爷。

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爷爷。听别人说，本来我爸上面是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下面一个妹妹。不幸的是，我的两个伯伯先后都夭折了，就剩下我爸一个男孩。现在想想，我爷爷当时一定很痛苦，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爸爸。



我爷爷能吃苦，虽然没文化，但是很聪明，也很善良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帮我爷爷放羊、放牛，和我爷爷一起下地干活。他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，养牛的时候把牛喂得肥肥的，毛都发亮，羊也养得很好，庄稼也种得很棒，最重要的是心肠也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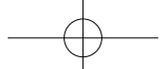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在爷爷家吃午饭，我们村的一个女孩，由于他爸死得早，没钱上学，就去找我爷爷借钱。那时候应该是八几年，上学一学期就五块钱，我爷爷毫不犹豫借给了她，问题是当时我家也不富裕，他能把钱借给一个孩子，我觉得他即善良又伟大。

由于家里都是女孩，有时候在外面受了欺负，哭着回家，我妈妈就会说我一顿。我妈妈也很善良，属于息事宁人那种。有一次我在河沟里玩，不知被哪个臭小子扔石头，头被砸破了，我哭着回爷爷家，爷爷问我谁扔的石头，要找他理论。我说当时有好几个男孩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爷爷很心疼我就和我说，“以后谁要再欺负你，你就拿石子儿打他，打坏了爷爷给瞧病去。”

我猜爷爷当时肯定说了气话，但是给了一直胆小自卑的我极大的自信和勇气。直到现在，每每想起来，都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感觉当时的爷爷好帅好霸气。

可能是爷爷太能干了，对我爸爸宠爱过度了吧，导致我爸爸在今后的生活中，对家庭不是很负责、有担当，使我的妈妈很辛苦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。

刚开始，家里主要劳动力是爷爷和妈妈，后来爷爷岁数大了，家里的重活累活都扛在了妈妈的肩上。妈妈既要照顾我们，还要干地里、



家里的活。我们小时候没有机械，做什么都是人工，耕地、种地、拔草、收割，一个女人干这种活真的很辛苦。好一点的是，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，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，帮妈妈分担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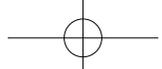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妈妈也很孝敬老人，只要爷爷奶奶在我家，妈妈做好饭后总是让爷爷奶奶先吃，然后爸爸和我们吃，她总是最后一个吃，有就吃一口，没有就饿肚子。有的时候妈妈去赶集，买点好吃的，她也舍不得吃，把大部分给爷爷奶奶吃，留一小部分给我们吃。爷爷奶奶生病的时候，妈妈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觉得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也是最好的儿媳妇，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。我敬重妈妈，同时也心疼妈妈。

我在家里排行老二，又是女孩，不是很受人待见。听说我出生的时候不会哭，都以为我是个哑巴，在我满月的时候，妈妈掐了我一下，我终于哭出了声，全家终于不用担心我是哑巴了，我觉得冥冥之中我就是个倔强的人吧！

后来妈妈说，她觉得跟做梦似的，由于我们小，家里劳动力少，妈妈忙完地里的活又忙家里活，都不知道我咋长大的。

我记得在我五六岁就经常放羊、放牛。每次放羊回家时，捡一捆柴回家，背不动，就拿绳捆在一起拖回家。七八岁就帮妈妈做饭、挑水，照顾妹妹。虽然干活，但是看着同龄的孩子在玩耍，心里很羡慕，有时候也会贪玩、偷懒，就被家里认为是最懒惰的孩子。现在想想，那么小的孩子能帮家里干活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，我好像被贴上了终身标签，直到现在都认为自己是个懒惰的人。

小时候，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去姥姥家，一到周末或者放寒暑假的



时候，就求妈妈让我去姥姥家。我们家离姥姥家差不多四五公里吧，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去。周末的话在姥姥家住一晚，姥姥给做些好吃的，还不用干活，吃饱玩好。回家的時候，姥爷不放心，每次送我快到家时，他站在土坡上，目送我进村子，现在每当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。放暑假时，去姥姥家住的时间会长一些，但是住几天以后，姥爷就会说，“该回家了，你妈太辛苦了，回家帮你妈干点活吧。”姥姥就说，“孩子没住几天，就赶孩子走，真唠叨。”现在想想，姥姥姥爷都很善良，一个疼爱孙女，一个心疼闺女，都没错。

妈妈确实很辛苦，我也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很想帮助妈妈，但是能力有限。上学的时候，也很想通过学习出好成绩，回报妈妈。但是我从小就胆小，不会写的作业不敢问老师，慢慢地学习就跟不上了，考试成绩不理想，觉得对不起妈妈，在初二的时候就不上学了。当时就想，既然学不会，在学习上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回家帮妈妈干点活，减轻负担。

农村的生活太苦了，就这样和父辈一样在农村待一辈子，真的不甘心。在家待了几个月后，村里有女孩出去打工，我就特想和他们一起去。因为年龄小，妈妈不放心，不让我去，我就求妈妈说，“我行的。”最后，妈妈没办法就只好答应了。



## 03

### 重男轻女很严重，我家正相反

作者：凌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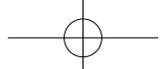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我出生在女娲故都西华。西华县，位于河南省中部，豫东平原，是传说中女娲建都的地方。

我叫凌云，河南周口人，出生在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。很幸运的是，我家没有这个事情，相反，我们家女孩更被重视。

爸爸是电业工人，妈妈说我和哥哥出生时，正是城乡通电时候，爸爸很忙，每天都在线杆上10个小时左右。哥哥出生半个月，爸爸才回去了一天，看了一眼就走了。到我出生的时候，爸爸请了半个月在家陪着。

再大一些，我记得上小学以前，爸爸会带我去他上班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牙上火，牙龈上起了个大包，爸爸带我到县医院去看牙科。回来后，爸爸给我买了小牙刷、小牙膏和小茶缸，他教我刷牙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刷牙，后来上小学，我一直是我们班唯一的刷牙的学生。

到我开始上小学时，爸爸不是很忙了。我上学第一个月，爸爸每天把我送到学校他才去上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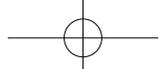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

我的童年记忆中，哥哥是要让着我的，可能是耕地少的原因，或是有奶奶的关系。上初中后，我才会偶尔下地干活，或帮妈妈做饭。记得有一年麦忙的时候，中午我做面条，我把面条做得像粥一样，还放多了盐，特别难吃。哥哥和小叔说：“难吃死了。”妈妈说：“凑合吃吧。”爸爸说：“明天一定会很好吃的，我相信你。”后来慢慢的，在家里很忙的时候，我能做简单的饭菜了。

初二时，因为参加校运动会，买运动鞋试鞋，我染上了脚气，很厉害，休学在家治脚气。到那学期期末，妈妈和爸爸让我去参加期末考试，我很抵触。缺了二个多月的课了，我怕自己考得很差。妈妈说要不就算了，爸爸就坚持让我去考试，他说：“你在家也有看书，而且你上了一半，即使你考得很差，我们也知道差在哪里了。明年开学，我们可以有针对的找老师补课。”于是我就被爸爸说服去参加了考试。印象深刻的是，那次我就英语考得差点，物理、代数、几何还考了满分。

中考时，我们开始面临很多的选择，各科老师都在拉人。音体美老师说，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特长生可以加分，考高中文化分不要很高。班主任经常找我谈话，说就好好学习考高中上大学，不用做特长。那时我自己根本没有概念，糊里糊涂地，被拉来拉去，以至于中考我什么都没有考上。

那时年龄小，抑郁的心情无处宣泄，我就和妈妈说要到一个哥哥的瓦厂去干活。在干活的这两个月中，很多考上和没考上的同学都来我家找我玩，大家又带来更多的资讯。在这些资讯的冲击下，我的选



择也在不停地转变。每个同学的家庭都不一样，她们的性格也都不同，有的就在家相亲然后结婚，有的去学校复读，有的上了技校，有的去南方的城市打工，有的和家里对抗，要去自己想去的技校或去南方打工。

八月底，妈妈问我的选择。妈妈说：“我和你爸不会强迫你非要干什么，你一直都很听话懂事，也这么大了，你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，说出你真实的想法。不要委屈自己去做你不想做的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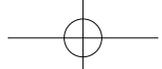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我说，我想上高中，到时考大学。

于是，我如愿上了高中。但是，在高中，我很努力，成绩却一直没有起色，高考我又一次落榜。这时，我就不想上学了。妈妈说，“你还太小，不上学做什么呀？！”但这一次落榜，我很坦然地接受，在家和妈妈下地干活，和同学一起逛街，聊各种以后可能的日子。

最后还是爸爸拿回来了自考的几个学校和专业让我选，最初我们选了武汉大学的会计专业。等到8月20号，爸爸请了假带我出发，到了县城，招生的说，学校人满了。还有安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大的自考专业，我选了安徽的。

我们坐大巴到郑州，再坐火车去安徽，第二天早上到达安徽科技大学。安徽科技大学的校园很好，但是我们这些自考的学生，住的和上课的地方在校外，很偏远，房子也很破旧。好多家长和学生都很有意见，都说招生的骗了大家。爸爸和我决定回到郑州自己找学校。

到郑州，爸爸和我就看了几所学校。最后，本着“安全第一”的原则，我选了有部队站岗的信息学院。爸爸离开了，我在郑州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


##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老二

作者：赵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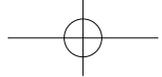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38岁，安徽人，性格开朗。喜欢运动、做饭、跳舞和旅游。

目前在做最基层的社区工作。

我是赵倩，出生在安徽砀山的小县城。我的出生可能有点不幸，因为我前面是一个姐姐，在我出生的前半个月，爸爸和大伯打了一架，大伯说：“我现在打死你，你就绝后了。”没想到半个月后我出生了，爸爸一看，又是个女孩，当时就要把我给扔掉，妈妈拦着，这才没有使我成一个弃婴。

紧接着，我的弟弟也出生了，我就成了大人们口中的“姥姥不疼舅舅不爱”的老二。

大概五六岁的样子，我跟着爸爸妈妈去到地里干活，中途爸爸要回家拿东西，我想坐自行车，非要跟着回去。爸爸妈妈都说：“就回家拿个东西，一会就回来，你就别回去了。”怎么劝都不行，我就非要坐车子。当时爸爸就把鞋脱下来，打了我大概有一百下，打完之后，我还是要跟着，也不知道当时的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，挨打也要坐车子？那是爸爸第一次打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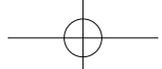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

从出生到十来岁，我得自己不受家人的喜欢，因为妈妈也老打我，最严重的一次，是把我的头打的起了一个和鸡蛋一样大的包，一周都没有消下去。

在那个年代，妈妈也是比较受气的那种，她受了委屈，心里有气，没有地方撒气，只要我们有一点惹她生气的地方，她就会打我们。小的时候可能不理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能慢慢理解。

我的个性比较慢，干什么事情都要慢半拍。记得大概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大年初一吃过饭，我莫名地哭起来了，谁都哄不好。而且，从那以后，每年初一，我都会这样，所以家人也就奇怪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初中毕业，我跟着表姨来到北京，给我表姐接送孩子。妈妈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表姐，问我有没有在过年的当天在哭呢。也很奇怪，这一年我没有在哭，从那以后过年也没有再哭过了。



## 我的童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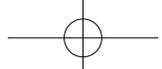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黄银菊

作者简介：我出生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是一个敢爱即敢恨的女人。

### 出生

妈妈生我的那年已经三十八岁了，也就是高龄产妇。生我之后刚好五个多月，妈妈又怀孕了，我那讨厌的妹妹也随之而来。生活条件差，工作长间长，根本没营养补充，我到五、六个月，就慢慢没奶水喝了。后来妈妈生了妹妹，我跟妹妹一起吃了一个月奶水，妈妈满月，又有做不完的事，哪里能顾得上我呢？妹妹吃都吃不饱，又没营养补充我。爸爸说，妹妹吃奶的时候，看到妹妹吃，我也要吃，不知道要哭多久。后来，妈妈喂奶的时候老是躲起来不让我看到。

村子里有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孩子的妈妈，奶水特别多，也吃不完，经常来送给我吃。妈妈说，那时候同年的孩子好多呢，喂奶的妈妈说她喂了好几个孩子都不吃，看我吃不吃，天啦，还不吃的吗？欠死奶水了。我那可怜的样子，巴上就吃，还不想放呢。后来奶水妈妈每天喂我两次，只要见到她就叫妈妈（妈妈说的），看到她就要追很久，



都不愿放她走，哭着闹着要吃奶呀。可是孩子大了，时间长了，她自己的孩子都不够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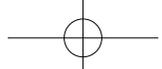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妹妹三四岁的时候开始个子比我高，又比我胖，因为她的营养比我充实呀。从妈妈生了妹妹之后，带我吃饭睡觉的一直都是大姐。我四岁的那年，大姐要出嫁了，等她出门的时候，我伤心地在地上打滚，连地都踢了一个洞。

妈妈说，大姐出嫁后的晚上，我每天在门口等着，看大姐回来了没，不习惯跟其他人睡觉，到睡觉的时候要哭一阵子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姐姐和姐夫结婚第三天要回门的。我抱着姐姐开心得不得了，快天黑了姐姐又要走了，可是我怎么能让她走呢？俩姐妹抱的紧紧的，哭得连说话都说不清了，姐姐抱着我，我已经哭晕了，慢慢睡着了，姐姐和姐夫才离开。

## 上学

我七岁半才开始上学。我喜欢上学读书，学校有很多乐趣。唱歌、打球我超喜欢，学习成绩很好，经常吃100分，老师特别喜欢我，选我当了文艺委员，我放学就在学校打乒乓球。那年在乡中学堂比过球赛，我记得就赢了一副乒乓球拍和一张奖状。

在上小学的时候，经销店就开学校里面，爸爸有空的时候经常去坐一会儿。爸爸很喜欢抽烟喝酒，有时候爸爸说想点小酒，想起我们读书需要买本子和笔，又舍不得。其实一两酒才六分钱，可是他如果少喝一两酒的话，又可以给我们买本子了。有一次，看到爸爸在代销



店，我和妹妹跑进去很亲热地叫爸爸，可是又不敢问他要什么。真想不到，爸爸居然给我和妹妹买了两个糖果，给我两姐妹一人分了一颗，当时我俩高兴得怎么形容，拿到外面同学面前炫耀，舔了舔，心情那么的高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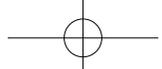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开始读初中了，我们那个时候读书“半工半读”，可以学校住宿，砍柴抵学费钱。另外，学校有地，让学生种花生、黄豆、红薯，学校收到后全部卖掉，给年级评分，再来算学费。学费是基本上不要家拿，交的都是自己劳动费。

其实我从小学一年级就怕“半工半读”。每天下午是劳动课，农忙季节割牛草、在田里拖稻草、晒稻草等等，都是包工，多劳多得，所以我就从小就做事比较利索，一个暑假都要攒好多工分。总得来说，到了读初中，就没玩过一天。

读初中开始在五六里地以外的柳山村里读，早上起得很早，自己起来炒剩饭吃。后来柳山的初中学校全部分到乡龙塘中学去了，所以一年后，我们转到了龙塘中学住宿了。家里离学校十公里，礼拜六下午走回去，礼拜天下午走路去上学。

那个时候生活很苦， $\frac{2}{3}$  杂粮， $\frac{1}{3}$  的大米，拿自己的碗放好米和水，直接放进食堂的蒸笼蒸饭，师傅只负责烧火。

早上有早自习，晚上有晚自习。上完晚自习之后，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去街上买一些吃的，同学们拿到宿舍去吃的时候，我闻到那个香味，真的饿得口水滴下来，后来实在太痛苦了，初中还有半年毕业我都没读了，当时已经快 16 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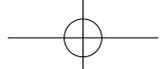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## 生活

出来了，等我回来，妈妈晚上会准备好多菜，爸爸还准备小酒让我喝呢。爸爸说，喝点酒，身体恢复得快。吃饭的时候，一家人坐下来，有说有笑的。爸妈老夸我们能干，说，你们什么都会，以后嫁到婆家，不会受人家的气。吃了晚饭，我们有时候织毛衣，有时候打鞋贴，从不感觉累。

在记忆中的十七八岁，正好有一个攒钱的机会，当时的路都是很小的小路，有林木转手生意，全部靠肩膀从山上扛到曲江河边，人家再用船托运。一根树都是5米多长，基本重量不低于100斤，有时候一根树可以攒10多20块钱，多开心啊，最高的时候可以攒50块一天了，不过体力真的精疲力尽了，但还是兴致勃勃的，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。

当时的果树的果子也很旺盛。爸爸喜欢种果树，种了很多桃子，梨子。我们的房子在高山上，很少有人去玩，果子吃不完，爸爸建议我们去卖，谁卖的钱归谁要。我又充满了信心。妹妹她不去，她很爱面子，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这怎么了？有东西卖给人家，人家当然要给我们钱了。

那天，我们摘了一大堆果子，去青山机械厂的门口卖，一担差不多有七八十斤，自己担去的路程差不多七八公里远，当时价格就才开始卖一毛一斤，最后五六分一斤，到卖完也可以卖7、8块钱呢。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分1/3给妹妹，因为她也在家里做事呀，她也挺开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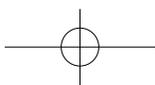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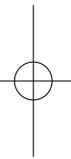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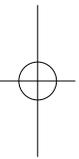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卫生巾

我记得自己发育比较晚，月经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十五岁了。因为生理课上都会讲，对这个我都懂，可是我没有“设备”（指卫生棉条等）啊。第一次来，那个痛经特别厉害，又吐，可是那个年代很害羞啊，姐姐都出嫁了，又不敢跟妈妈说，没有“设备”也没有钱，又怕把被子和裤子弄脏，想办法怎么不弄脏呢？自己用一件烂衣，给它剪成条，缝起来，再用一张铝箔纸包起来，再偷偷拿点爸爸拜神的烧纸贴着。

这些事，其实妈妈之后没问过，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哪有现在那么科学，没有卫生纸没有“设备”，太痛苦了，又怕流出来害羞，又臭，纸在大腿上把大腿都磨烂了，真的每个月都要烂这几天。

大嫂没结婚多久，她身上多少有点钱，大哥在外面做工没回来，我经常跟大嫂睡，偷了大嫂两次钱，一次五毛。记得买一个卫生条是五毛，一包卫生纸0.25元。她那个时候的钱，用一个包放在裤袋子里面。她睡觉的习惯我特别了解，她喜欢磨牙、打呼噜，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偷了。这是我隐瞒整整四十年的秘密。多么地无耻，就这一刻，让我觉得，钱在我生命最重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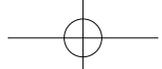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

# 孩 子



前 4 篇选自 2019 年 8 月亲子写作坊，“孩子的童年”。

第 5 篇是 2020 年 2 月疫情期间，一位大姐写给女儿的信。



# 01

## 酸甜苦辣都经历了， 但还是甜的多

作者：王利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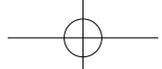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我来自河南洛阳，现定居北京，目前是一名家庭主妇。爱好是做美食交朋友。努力以最好的状态对身边的人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，希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都幸福安康，家庭和睦！

说起儿子小时候的事情，简直太多了，酸甜苦辣都经历了，但还是甜的多。

我二胎怀孕的时候，因为带大宝的问题，可能每天特别累，在九月的时候突然肚子疼，我老公就把我送进医院了，医生说：“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呢，没啥事，等快生的时候再去医院吧。”

出院没待几天，我老公就把婆婆接了过来，婆婆来的第二天，我肚子又疼了。但是有了第一次经历，我老公和婆婆都特别的淡定，告诉我没事的，疼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连着疼了好几个小时，都没有人理我，感觉好无助。从夜里一直躺到六点钟，我告诉他们见红了，他们才把我送到医院。

我记得特别清楚，6:30 到医院，7:20 孩子就出生了。这对于我来说，是痛苦而又幸福的，痛苦的是对他们的冷漠和无情，幸福的是得到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二宝。



因为我家两个宝宝都相差两岁，基本上我一个人带，平时很累，但是看到过他们兄弟俩懂事的样子，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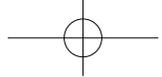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带哥俩在小区玩，一孩子就打弟弟两下，我家老大就急眼了，上去就推那个小孩儿。那个家长也生气了，问哥哥为啥推他家孩子，哥哥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他打我弟弟。”哥哥当时才三岁，看到他保护弟弟的样子，我很欣慰，感觉有哥哥真幸福。

二宝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小时候哥俩一个房间，二宝在我房间叫我，说：“妈妈，哥哥把被子压身子底下了，我拉不动。”当时二宝还不到三岁。看到他懂事和对哥哥关心的样子，瞬间觉得哥俩好好有爱哦。

转眼儿子上幼儿园了，那时二宝还不太会说话，但是意思表达得很清楚，跟老师交流也完全没问题。老师很喜欢他，说他说话很经典。

等大一点的时候，有一次从幼儿园回来，他特别兴奋，给我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知道‘mù dǔ（目睹）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说不知道。他告诉我：“‘mù dǔ’就是，马桶里有根木头堵着了，就叫‘mù dǔ（目睹）’。给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问他是老师教的吗？他很神气的告诉我说是他自己想的。”

在孩子上二年级的时候，他在放寒假，正好我身体挺不舒服，做了一个小手术，在医院住了一星期。住院期间都是二宝在照顾我，给我打饭，帮我洗脸、擦手、打水。我不舒服的时候，帮我叫医生，用轮椅推我做检查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很令我感动，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妈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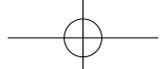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住院期间，没事的时候，我俩就在闲聊。我问他：“你为啥不像哥哥似的，在家看电视玩玩啥的？在医院陪我多无聊呀。”他说：

“妈妈，我说了你可别生气。我说的是万一。”我说：“行，你说吧。”

他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生病住院，爸爸哥哥都不在你身边，我要是不在你身边的话，那你要死在医院都没人知道，我在你身边的话，还能给爸爸打个电话，把你拉回老家给埋了。”

等他说完我笑得受不了，无语。

这就是我和我儿子的对话，感觉很好玩。



## 怀着女儿，被马车撞进了沟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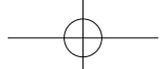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张梅珍
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位全职妈妈，跟着爱人在北京打拼，现在孩子大点了，有时间也会去做一些零工。

谈起孩子们的小时候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，说一些什么呢？挺纠结，不知从哪下。说一下怀大姑娘时发生了一件小意外。

当时怀姑娘有八个月的时候，有一次去我妈家，我妈家离婆婆家里之间有 2km 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没有水泥路，并且特别窄。孩子爸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小路上走着，对面过来一辆马车，正在想着怎么停下来呢？车就到跟前了，她爸就慢慢地停下来，而且特别靠边。但是那匹马貌似不太听话，冲着我们过来，赶马车的人又大声地训着马儿，可无济于事，马直冲着我们过来了，我跟她爸还有摩托车，一下子就跌落进了沟里。

吓得我跟她爸都蒙了，她爸大叫了一声：“孩子没事吧？”她爸都顾不上身上的疼和土，赶紧去扶我，怕我娘俩有什么闪失。把我扶起来左看看右看看，上看看下看看，看了个遍，问我难不难受。赶马车的那个人也在一边问着，有没有哪不舒服。我自己定了定神，拍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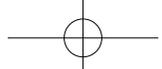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拍身上的土，还好没感觉，这真是吓了一跳。

老二小的时候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九个月的时候一次得病，拉肚子。

12月份的天气已经特别冷，那天晚上几个朋友出去吃饭，一个朋友就在我的旁边。一会儿给我孩子夹肉吃，一会儿给我孩子夹点菜吃。我当时不太在意，那天晚上，他就开始肚子疼，一直不停地在哭，一不留神拉到了被子上，第二天就去儿童医院。

医生说他是季节性疾病，孩子拉得一点精神也没有，双眼也没神。晚上孩子也不能睡觉，看着孩子那个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给药也不见好转，我心里焦急，就不停地问大夫：“怎么回事，怎么不见好呢？”

这一病就是一个礼拜，才慢慢好起来，从那以后，带孩子就特别细心，再也没敢马虎。



## 女儿的小手小脚细细红红的， 跟小鸡似的

作者：张景云
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名家政工，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，做过很多工作，其中做得最长的工作就是家政服务。

豆豆是顺产的，还算是顺利的。她没出产房就拉臭臭了，弄得满身都是。一个房，好几个小孩，有女孩，有男孩。别的孩子一出生就安安静静地睡觉，豆豆一出生就一直哭，满产房都是她的哭声。出生的时候，瘦瘦的，满身血红血红，小手小脚细细红红的，跟小鸡似的。豆豆从小胆小，不能听别人大声说话，一大声就吓得哭。她以为别人在吵架。

我们住在大杂院里，邻居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放音乐特别好听。豆豆在院子里玩，听见音乐就自己跳，有好多人围着她看，她也不害怕。她没学过跳舞，跳得挺自然。都要走了，她还追着小朋友听音乐，那时候也就一岁半。那时候，有邻居说：“你家豆豆有跳舞的天分。”



## 04

#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

作者：彦婷育

作者简介：我出生在吉林，18岁退学出来闯荡北京，认识了山东的老公，陆续有了一双儿女，婚后一直在家带孩子，40岁时小儿子上小学后，为了不耽误接送孩子又可以赚钱补贴家用，我选择了做保险销售。保险销售是靠业绩赚钱的，工作不容易只有自己知道。

2020年2月19日，女儿生日，疫情的影响，没办法给她买生日蛋糕，于是，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凌晨三点多发给她。早上起来，她惊呆了。

## 写给女儿

2004年，我和爸爸结婚啦，我跟爸爸学历都不高，没有社会背景，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，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我嫁给爸爸。婚后爸爸的疼爱，我知道我嫁了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男人。当年5月份，我发现我怀孕了，我跟爸爸美美哒。虽然我们赚的不多，生活简单，但是有了你我们很快乐，很兴奋。

2005年的冬天，那一年北京很干燥，春节前后的天气总是雾蒙蒙的。预产期快到了。姥姥来我们家了，来照顾我生产。姥姥在，我



踏实多了。姥姥抱怨北京的天气不好，不下雪，也不下雨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
怀着你的妈妈胖胖的，笨笨的，走路就跟一个企鹅似的。我是第一次怀孕，尽管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是只要我想吃什么，半夜，爸爸都去给我买，促使我光涨肉了。我们天天憧憬着肚子里的你是什么样子，男孩，还是女孩？既期盼又害怕。

医生说预产期是2月16号，爸爸和姥姥提前好几天就观察我肚子，期待着你的降临，你倒是很安稳，不急不慌的。怀你的期间要定期去医院体检的，每次去时医生都说挺好，我心里特舒服。怀你时我也没感觉，貌似糊里糊涂就有了你，过了九个月的皇后生活。

这一年我们在北京过的年。爸爸也提前找好了车，等待我生产的时候去医院用。那天是2月18号，吃过晚饭，感觉肚子疼，一阵一阵地疼，但是一会儿又过去了。就这样一会疼一会儿不疼的也不知什么情况，姥姥说准备去医院吧。不说还好，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紧张了。

姥姥快速地准备应急的东西去了医院，到了医院医生说羊水少，留下吧。接着给我打了一针催产针，这一针打过我的疼痛就来了，那种剧烈的下坠式的疼痛，就像是刀子在肚子里搅来搅去。姥姥说多走动生得快，爸爸陪我在走廊里走动。5点多进医院办理入院手续，一直到晚上10点，我是不停的走动，实在没力气了就歇一会儿，刚坐下肚子又剧烈的疼痛，就这么一会儿走走、一会儿歇歇。

晚上10点多疼痛加剧，无法忍受的那种，医生说走吧，进产房吧。我以为进产房就可以结束疼痛呢，进入一看，我的天呀，一个房间两



张生产床，屋子还特别冷，就一个医生。爸爸和姥姥又不在我身边，又冷又怕的我，就这么在床上滚开滚去，疼得厉害了就喊出声，应该说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叫。护士过来说一嘴：“喊什么喊，谁生孩子不疼呀？！”看着她年龄不大的样子不像是生过孩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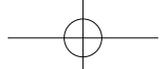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进了医院也不敢说，忍又忍不住，感觉到又困又乏的我不知怎么好了，当时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。我跟护士傻傻的说：“我可以不生了吗？”护士没理我。一会医生来了，我弱弱的问：“我可以剖腹产吗？”医生很生硬地来了一句：“能自己生，剖什么剖？”

就这么挺着，忍着，疼着，在产房里不能穿衣服，就这么光着身子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，开始讨厌你了，害的我遭这份罪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，天慢慢亮了，疼痛再次加重。不知道是护士又打了一次催产针，还是你快出生了，撕心裂肺地疼痛，夹带着医生挤压揉搓的疼。“使劲，使劲，再使劲。”医生在旁边不停的催促，我已经到了极限，实在是没力气了。

你出生的时候，我好像是晕死过去了，就听到你“哇哇”的哭声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缓过来了，医生说没事了，回病房吧。我还问了一句：“我孩子呢？”护士说给家属接走了。我这个生气呀，不管我是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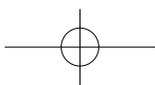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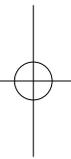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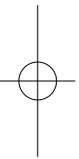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我被推出产房，看见爸爸笑呵呵的说：“老婆你辛苦了！”我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了，回了他一句：“田宝杰，我他妈恨死你了！”爸爸抱抱我，把我推回病房，把你给我抱过来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小姑



娘。”哎，你长的好丑呀，还脏兮兮的，放在我旁边我也没理你，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已经下午了，护士给你洗了澡。我一看，嘻嘻：白白净净的一个小姑娘，真好看。爸爸问我想吃点什么，说外面下了一天的雪，我说你就叫“雪儿”吧。你的乳名就有了。我是顺便，医院呆了三天后出院了回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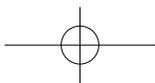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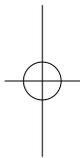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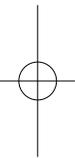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第一次做妈妈，生完孩子要静养一个月。开始几天是姥姥照顾你。天天看着你白白嫩嫩的样子，我都不敢碰你。姥姥在北京呆了十二天就回老家了，我只能学着姥姥的样子尝试着照顾你。爸爸要上班，我就在家里带你，姥姥走时告诉我，月子落病不好养，要我自己多注意，我也没当回事儿，后来，我的腰经常酸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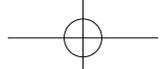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一天天过的真快。十五年前的你，哪敢想一晃这么大了，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，跟妈妈一般高了，比妈妈聪明了。但是你出生时妈妈还记忆犹新，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，有你真好，有了你，我跟爸爸有了一个家，有了弟弟，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





# 成 长





# 01

## 记一次演出

作者：张梅珍
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位全职妈妈，跟着爱人在北京打拼，现在孩子大点了，有时间也会去做一些零工。

我这颗忐忑的心终于落下去了。

今天的太阳貌似也祝福我们的行业演出成功，把太阳公公笑得特别灿烂，炫的我们的脸上火烫火烫的彩排马上开始啦。

这是我们社区跟奥妙做的一个项目，木兰女工节开始了，张姐做好准备，服务人员叫着我，那忐忑不安的小人附体在我身上了。她们让我不停的在调节自己紧张的情绪。

“‘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也不会变，老是不是我们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。’下面一个节目是木兰社区带来的独唱《万爱千恩》。”主持人说着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两腿发软，都不知道怎么上的舞台，脑子极力地回想着歌词，看着台下的观众，看着打分的评委，那个“小人”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，手里面的汗感觉在往外冒，手里的麦，今天怎么这么沉呢？



唱完了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两脚发抖的不知怎么就下去了，然后就瘫坐在一边的台阶上。低着头，拍打着自己僵硬的双眼，来缓解紧张的心情，啊~哈~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好多了。看着姐妹们在舞台上精彩的表演，好洒脱，好阳光，自信，我怎么就做不到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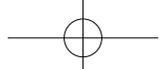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比赛的环节到啦，主持人语音刚落，我的那个忐忑的小人又附体在我身上了，同时又顶在了我的脸上，这次更紧张，会不会有名次？会不会发挥好？我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？脑子里不停的想着各种问号，拍打自己的双脸。

“姐，给我捶捶背吧，我全身都是僵硬的。”我叫着景云姐，姐姐一边给我捶背，一边跟我聊着，叮嘱我：“别紧张，好好发挥，一定能行。”相信你要是听到这样的话，反而更紧张。那个忐忑的“小小人”，提到了嗓子眼。“不行，我紧张。”

“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。“我轻轻的唱着，一句，两句，一段，两段，那个紧张的”小人“慢慢变小了。

深深地再次鞠躬，快速的赶下台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——啊~哈~，今天的演出总算是结束了。我身上的小人居然不见了，我战胜了我自己，我胜利了，虽然没有进前三名，可我又一次成功的展现了我自己。

能有这样的机会，要感谢木兰社区，感谢丽霞姐姐，让我们这些万能的姐妹们，在这生活压力巨大的城市里，有一个放松的机会，展现自我的机会。我是一个全职妈妈，能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感觉很难得，虽然过程中有欢乐，有紧张，有害怕，甚至有惊有险，但都有惊无险的过去，我们的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，感谢感谢木兰社区及丽霞姐姐。



## 02

# 找回自己

作者：王利香

作者简介：我来自河南洛阳，现定居北京，目前是一名家庭主妇。爱好是做美食交朋友。努力以最好的状态对身边的人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，希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都幸福安康，家庭和睦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我家三姐妹，我是老二。家里没有男孩，在农村家里没有男孩是被受歧视的，加上爸爸身体不好，人也老实，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欺负。还好我爷爷还健在，他是个充满正义感、坚强勇敢、负责任、有担当的慈祥老头，在他的呵护下，我平安健康的长大了。爷爷一直是我的偶像，心目中的英雄，我最爱的人。

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因为家庭条件，我辍学了，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。虽然我没有学历，但我有梦想、有目标，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改变家里的状况。我每天努力工作，不怕苦不怕累，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，奋斗着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和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。

我二十二三岁认识了我的爱人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我们结婚了。

结婚前，我的爱人是自己做些小生意，刚入社会，可能经验不足，阅历浅，头脑简单，容易相信别人的关系，赔了好几十万。我们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认识的。我当时觉得，他虽然做生意赔了不少钱，但



很勤劳，能吃苦，很善良，孝顺父母，对家人很照顾，看他人品好，就嫁给他了。婚礼简单地举行，我们就结婚了。

婚后的日子虽然很贫困，但也没觉得苦，过得还算幸福快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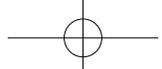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转眼大儿子出生了，看到胖乎乎的大儿子，瞬间觉得自己的肩担子重了，为了可爱的儿子我们也要努力奋斗了，通过我俩的努力，慢慢地，我们把债陆陆续续地还完了，还生了老二。自生了老二以后，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，还买了房子和车子，虽然有还房贷的压力，但是感觉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过程艰难，结果完美。

但是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。

没结婚前，为了改变家里的状况，我努力工作。结婚以后，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还是努力奋斗。这么多年，我感觉自己活得就是女儿、妻子、妈妈，活得没有了自己，活得很沉重，不开心。我想，这样的话，对自己、对别人都不好，我想找回我自己。

我改变自己的历程开始了。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个公益机构——木兰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通过和她们沟通聊天，我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，知道了自身的问题，慢慢地，我在了解自己，关注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接受自己，爱上自己，最后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。

因为多年带小孩，我身边基本没啥朋友了。我开始和身边的人交流、沟通、友好相处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，我的心情也快乐了。我发现，其实，有时候不是别人接受不了你，而是自己接受不了自己，只要自己接受自己，你就一切 OK 了。



## 03

# 只要有馒头吃， 我们就会做下去

作者：春分

作者简介：来自江西，喜欢做手工和弹琴，是一个3岁多孩子的妈妈，  
木兰花开全职工作人员。

本文有节选

2010年2月，木兰成立了。

取名费了一些周折，最后确定了“木兰”这个名字。从字面上讲，觉得打工姐妹跟花木兰很像，因为她们都是为了家庭和生活，离开家乡，到外边打拼，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我们希望打工姐妹像花木兰一样坚强勇敢，又像木兰花一样美丽自信。

春节，丽霞和张睿都没有回家，她们组织了木兰春晚。这是木兰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活动，很多小朋友和家长参与。在这之前也费了很多功夫，从找活动室到装修活动室，都是自己和志愿者弄的，办公电脑、图书、桌椅板凳都是“工友之家”赞助支持的，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就这样成立了。

好景不长，8月，一个基金会资助了我们半年启动资金之后，就不支持我们了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犹如晴天霹雳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，难道木兰就这样解散了吗？



还好，木兰的团队很稳定，大家有一个强烈的信念，只要还有馒头吃，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我们想生存下来，就决定开一个“木兰义卖店”。我们和大学社团合作，联系募捐业务。但是，卖的话，要找准市场，我们这时东三旗的活动室在二层，不方便开店，而且房租太贵，根本负担不起，我们就决定搬家。

### 2010年10月，木兰搬家

因为搬家比较急，我们对搬家也没什么概念，只能满北京的找，坐着公交车在城郊转，看到比较合适的村庄就下车，平谷、顺义、朝阳、昌平都去找过，最后还是工友的介绍，我们找到了东三旗附近的一个村庄，东小口镇芦村。

我们找到临街的一个店面，能卖衣服，又能开展活动。那时也借了一些钱，勉强生存下来。

我们一边想着怎么找更多的资源，赚更多的钱，一边又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义卖店是木兰最后的生命线，我们花了很多功夫。团队所有力量都倾注在义卖店的经营上。对做买卖没什么经验，新到一个社区完全没有社群基础，一切都从零开始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

义卖店店面位置比较偏，每天接触的工友还是有限，我们就到附近的工地、集市去卖。刚开始没有交通工具，志愿者们也只能拿着架子、抱着衣服去卖，捐赠婴儿车也成为了我们运送衣服的工具，后来买了



自行车，也有工友捐赠自行车，不是很好用，但还是帮了很大的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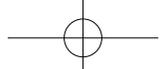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衣服在工地上很行销，因为工地上穿衣服特别废，而我们的衣服都特别便宜。不过，我们的男款衣服有限，基本都是高校的衣服，尺码、款式和年龄都不太合适。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，但工友也愿意过来翻一翻、看一看、聊一聊，我们也会拿着吉他、鼓、快板，表演一下。

那时和志愿者义卖完，又累又饿，我们没办法请大家下馆子，只能馒头就咸菜。组织庆“五一”联欢活动，所有的演出嘉宾和志愿者也只能请大家吃馒头和咸菜。不过我们有个工作人员玉维炒的咸菜就特别好吃。现在想着，都回味无穷。

有一次，因为新换了一批衣服，而且都是价格比较贵的棉服，正好来了一群工友，那天一共卖了300多元，是几个月以来义卖店最高的销售额，好像正好丽霞还拿到了“社会工作中级证”，我们特别开心，晚上就到店里面吃了一顿麻辣烫，5毛钱一串的麻辣烫，吃得特别开心。五六个人，一共吃了三十多块钱。那也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“麻辣烫大餐”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，像图书服务、英语班、吉他班、社区联欢、一对一课辅。虽然我们没有活动场地，但是可以到孩子家里去陪伴辅导孩子，这样，志愿者也能近距离接触家庭。

2010年春天，还下着雪，十几个志愿者跟我们一起走社区。当时遇到很多情况，有时候是孩子不愿意辅导，有时候去到家里候孩子



不在，或者是，孩子特别调皮，HOLD不住……

在木兰最艰难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志愿者过来参与活动，像北科、北化、女院、北航的同学，不管是募捐、义卖，还是其他社区活动，都给予很多支持，帮助木兰生存了下来。也是大家的参与和支持，才有木兰不断生存的动力。

2010年9月份，芦村的活动室也到期了。因为芦村要拆迁，考虑到长远发展，我们决定再搬家。

### 2011年5月，木兰第二次搬家

我们又四处去找场地，有一次骑自行车往北，就看到现在木兰所在的村子——东沙各庄，觉得还不错。大家过来看一看，一合计，就决定把这里作为新的根据地。

2010年，木兰成立之前，我们也来看过这个村子。当时这里人特别少，规划得也特别好，我们觉得不适合开活动中心。但过了两年，因为周边村子拆迁，东沙各庄很快就发展起来了，人也多了起来。这次，我们就在东沙各庄村西南边找了一个院子，光线不太好，但房间比较多，适合开活动，整体还行。

经过近一年的坚持，陆续一些资源也进来了，心平基金会捐赠了一批图书，阳光志愿者俱乐部装配了电脑室，新公民计划也给了我们资助，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机构发展。

我们在东沙重新开了义卖店，除了日常开放，周末会组织志愿者去集市、工地上义卖。一大早四五点，工作人员骑着三轮车、自行车



到附近的马坊村早市赶集。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摔了一跤，两个膝盖都流血了，我没喊痛也没流泪，坚持去义卖，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？

各种社区活动也重新做了起来，儿童开放日、周末兴趣小组、冬夏令营，女工文艺队、摄影小组、戏剧小组、家长课堂，久了，社区基础慢慢建立起来了。

### 2013年5月，木兰第三次搬家

2013年，我们在东沙各庄西南角的场地租了两年后，房租涨得太厉害，房东也蛮不讲理，我们又决定搬家。这次，依然还在东沙各庄。

木兰这几次的搬家，也反映了打工群体的现状。他们也不断搬家和流动。

儿童工作做了这几年，一对一课辅效果比较好。2014年儿童工作逐渐缩减，就只保留了“一对一成长陪伴”，一直到现在。

虽然木兰后来有比较稳定的项目，但因为经历过项目资金断裂，团队一直觉得，仅靠项目资助是不可持续的，长期发展必须靠自我造血。

但是，木兰义卖店一直收益不太好，需要投入的人力又太大，我们也尝试过以义卖店为基础，改造二手衣物、开淘宝店，但由于我们资源有限，也没能很好的发展。2015年，我们决定关掉义卖店，开始新的尝试。

2013年以后，木兰也组织了女工手工小组，想发挥女工心灵手巧的优势，创造出更多社会价值。我们有做过珠编、手链、钩针、缝



纫、绣花……但由于没有很好的设计，也没有好的义卖渠道，仅靠一年一两次的义卖，根本不可持续。手工小组现在还在进行，但依然没有帮助木兰实现造血的目标。

### 2016年3月，木兰第四次搬家

2015年我怀孕，年底就回老家了，一直到2018年3月才算真正回归工作。我在老家休假期间，由于房东盖楼房，木兰又一次搬家。

由于新搬的地方比较偏僻，宣传也不好做，组织社群的工作更难开展，又重新需要做进一步的宣传，需要开展各种适合孩子和亲子开展的活动，来吸引大家来参与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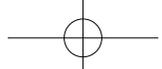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重新回来工作，感觉自己没有当初的热情和激情，很容易感觉累，也会觉得迷茫。为了改变这个状态，在过程中会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，工作团队和家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

2018年，我们开始了木兰姐妹合作工坊的新尝试。

2018年春节前，一个会做牛轧糖的姐妹，想做些牛轧糖送人，另外三个姐妹也想做，就约在木兰一起做。她们多做了50多斤，都卖出来了，获得了一定的成功。

2018年11月的某一天，有姐妹提议，“我们最擅长做吃的，可以制作各种跟节气相关的食品去卖，也可以自己吃”。正好，之前做牛轧糖获得不小的成功，大家就想，可以从牛轧糖开始尝试。

2018年12月9日，木兰姐妹开会决定成立“木兰姐妹合作手作工坊”，100元一股，共13个姐妹入股，筹集了3300元，开启了“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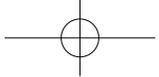
兰姐妹合作工坊”的第一步。

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，合作工坊共卖出牛轧糖245斤，合计金额11025元，除去原料成本4320多元，共获得6715多元的收入。原定完成100斤的销售量，哪知道远远超出预期，获得很大的成功，也增加了大家的信心。

制作牛轧糖的那几天，姐妹们基本早上送完孩子，就到木兰，中午简单吃点饭，又开始工作，一直到晚上接孩子。有时候要赶工，结束都快八九点了。

制作这些牛轧糖，姐妹们一共用了369.5小时。大家一致决定，利润的8%用于股份分红，10%作为发展基金用于木兰的发展，82%作为劳动分红，按工时计算。最后核算下来，每小时合14.9元，不及做小时工的一半，但姐妹们依旧很开心，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努力合作完成的，也是自己想做的事，让大家看到这件事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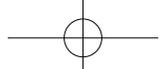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而对于木兰来说，这是姐妹们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合作努力的结果。打工姐妹团结互助，共创美好生活，这是我们的愿景，而“木兰姐妹合作工坊”是实现的方式，我们看到了希望。



# 疫 情



选自 2020 年 2-3 月“女工笔下的疫情”。



# 01

## 我说北京医疗比老家好， 侄女说也轮不到咱

作者：张梅珍
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位全职妈妈，跟着爱人在北京打拼，现在孩子大点了，有时间也会去做一些零工。

### 年 前

想想年前后这几天，感觉有点后怕，这要从之前回老家说起。

我订的是1月18号回老家，因为那天姑娘放假，顺便去学校把姑娘接了，然后一块回老家。可就在前一天，北京的天阴沉沉的，下午就下起了雪，越来越大，到晚上的时候还在下。我心里就忐忑起来，不知道明天早晨能不能顺利出发。

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爸凌晨3点就起来探路去了，回来跟我说赶紧起床，马路上没事，可以走。就这样顺利的出发了，心里还挺高兴。可好景不长，刚出北京，前方大雾弥漫，几十米都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况。所有的车辆都放慢了速度，大概走了几公里的样子，车子停下来了——前方封了高速，彻底的走不了了。

这是来北京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。在车上他爸还跟我开玩笑的说，让你起床不起床，这次让你在大马路上睡。我们在高速上



足足待到了中午，才放行。

1月22号的时候，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放着什么，他们说，大队说了，肺炎疫情厉害，不让拜年了。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有看新闻，知道有这个疫情，新闻里每天会有这个消息，那个时候新闻里每天更新数字但没有增加多少，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零，说实话，心里没在意，没在意其实是对疫情的无知，没想到疫情会来的如此之凶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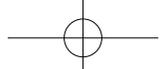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1月24号那天，正是除夕夜，大队的大喇叭一整天都在播放着关于疫情的注意事项，不让出门，在家用手机给亲朋好友拜年，勤洗手，所有的吃的东西一定要做熟，一定要喝热水……新闻里也在滚动播放，让全国观众期待的春晚都在临时插播关于疫情节目。

从那个时候起心里才真正的紧张起来，想起了2003年的非典，让我毛骨悚然。然后就赶紧给我姐我哥他们打了电话。问问他们的情况，顺便给他们说今年就不去拜年了。疫情面前还是踏踏实实的跟家待着吧。

## 年后

远在陕西的三姐说那边也不让出门了，（农历）初一那天侄女给我微信，说，小姑你们回北京吗？侄女也在北京。我说，还没想好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如果回不去上学、上班怎么办？侄女说，小姑别回去了，在老家吧，老家安全，地广人稀，空气流通快。回去了还得去超市买东西什么的，谁知道身边都是哪的人呢，就在老家待着吧。

我说，如果在老家，万一疫情来了，这里没有北京医疗条件好。



侄女开玩笑的说如果真的来了，那就没机会看了，也就轮不上咱们了。听到这话，心里还挺酸酸的。然后我跟他爸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留在老家。

（农历）初二天气还不错，上午跟家待着，下午的时候有邻居打电话问去不去遛弯，我说，能出去吗？能。去吧，跟家待着闷死了。然后戴上口罩就走了。

村南有条河。河岸上好多人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还有好多孩子们。有的带着口罩，有的没有戴口罩。成群结伴的在岸边的乡村公路上慢悠悠的走着。有的就在河堤下边打羽毛球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去，感觉有些新鲜，同时又有些惧怕，万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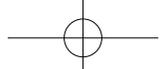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（农历）初三跟初二一样下午去了河岸，我们刚走到河岸然后就看到一台挖土机过来了，有人问，干嘛呢这是？

堵路去，把这边所有的出口都堵上，不让进出了。

封死了？这么严重？那生活起居饮食怎么办？说着这话我们就走到村里的正路口那儿了，那儿有值班的几个人，桌子上有笔，纸。做登记用的，进出的人员都得登记。在微信群里他们聊天一会说这个是从武汉回来的，哪个是从武汉回来的，一会又说谁谁给逮走了，每天的空气中弥漫着这些信息。心里好沉闷啊。

上班延迟了，开学延迟了，北京所有的省际班车停运了，城里的公交停运了。

“你家囤菜了没？赶紧囤点菜吧，面粉昨天拉来几十袋都抢没了，那家人家一下要了五十斤的土豆、三十斤西红柿、一箱盐，赶紧去吧不然真的没得吃了。”



县城封城了，菜也弄不了了，拉菜的一晚上去了批发市场两次，明天就不让开门了，他爸闷闷的思索一下，出去了，没一会的工夫回来了，赶紧卸车。

“卸什么？”

“囤的东西啊。累死我了，好多人买东西。一袋面粉，十几斤土豆，一个老大老大的菜花，西红柿，小油菜，肉，鸡蛋，粉条，菠菜，西葫芦，车前坐上还有呢，买的水果。拿下来，不然忘了……”他爸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
北京的房东在群里发信息：“租户们把你们的身份证发过来，要正反面，电话家庭住址要详细的。我去村委会给你们登记，你们回来就可以去村口办出入卡去……”

1月30号那天就发信息：“租户们别回来了，村里不让进了，在路上的返回去吧，就是来了也不让你进村。”并且还发了村委会给的通知的图片。

2月1号又发：“不让回来回来也不让进村，如果回来每个人80块钱政府集体把你们隔离到一个宾馆去。每人80自己出钱。政府不管，只管隔离。”

这一天天的就是跟家待着，真的是愁啊，不知道疫情哪天才能过去。祈祷灾难快些走吧，祈祷百姓安康度过这终生难忘的一个鼠年，祈祷百姓以后平安，健康，没有灾难，没有人祸。

编辑：王琛



## 02

# 大年初一女儿发烧了， 反反复复烧，我快吓死了

作者：张景云

作者简介：我是一名家政工，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，做过很多工作，其中做得最长的工作就是家政服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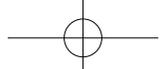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过年前几天，姐妹们还在热热闹闹做牛轧糖，一下子就冷清下来，都回家团圆去了。有点失落。

回家跟儿子计划着今年去看电影，去爬长城，去逛庙会，还计划着去爬香山。好多年没爬过香山了，还是没结婚时爬过两次。

1月23号那天去奥北市场买了点菜和肉，也没怎么说疫情严重，只是说武汉那边传染挺厉害，在新闻上看到了，也没重视。还跟我二舅约好了来我家打麻将。

1月24号就开始说什么的都有，说武汉封城了，口罩卖脱销了，还有的说十几块钱一个口罩，只是听说，但也没传的那样，我在药店看到过15元两包，就是普通的那种口罩。

1月24号中午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女儿刘辰无意间说了一嘴，“我可能有病了”，我还训了她一顿，“胡说八道，吃饱了撑的，有什么不好，有病”。我妹妹也说都注意点别感冒了。下午吃完饭就去



虫虫家打麻将。她们在看电视。

1月25号(农历)初一下午,我们去打麻将,女儿还在床上躺着翘着二郎腿,她大舅还说她就你舒服到床上一躺。谁也没管她,到晚上她跟我说,“妈妈我发烧了”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在这个特殊时期发烧,感觉不是很好,我赶快给她量体温38度,这可怎么办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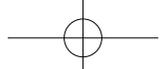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家里有大人的退烧药没小孩的。她没有感冒症状,也不流鼻涕,也不咳嗽,就是嗓子疼。一冬天也没人感冒,就设备感冒药,只有板蓝根。吃了成人的退烧药,减了一半吃的。一晚上也没怎么睡,一直观察她退烧没,隔两三个小时量一次体温,吃了退烧药就退烧了,药劲一过烧就上来了。家里也有什么药,又是特殊时期,怎么办?

这反反复复的发烧,我有点害怕了。第二天我就带着她到药店看看有没有开门,到了药店还真就开着门。但是里面就一个卖药的,老板不在。一问才知道,加微信视频指导买药,买了一百块钱的药。

买完药就去街上转了一圈,超市没开,街上也没人,走过村委会,看到我四舅家的菜店开着门。之前听我妹说四舅回老家了,到菜店一问才知道,疫情严重,他怕回不了北京就没回。

在他们菜店聊了一会,也没注意菜会那么贵,就是觉得过年菜价涨得有点高,谁知道有人买大白菜,说大白菜4块钱一斤!!!蒙了,大白菜4块钱一斤。世纪家家福超市老板也过去聊天,说他大年三十一上午到的老家,下午立马又返回来了,孩子都没带回来北京。

买了药吃了,刘辰还是反反复复发烧,都烧到41度了。不行还



是去医院吧，隔离就隔离吧，不能一直这样发烧。她也害怕了，说再喝一次退烧药吧，烧退不下去再去医院，又喝了一次退烧药。我又给她用白酒物理降温，耳跟后，前后脖梗，胳肢窝，前心后背，大腿内侧都擦了个遍。尤其是后背都擦出痧了，通红通红的，后来都变成紫的了。这个晚上下半夜，她的烧终于退下去了。扁桃体发炎症还没下去，买的药吃完了，还得去买药。

我又去那家药店买药，没开门，给药店老板发信息，他给我解释在微信里发“买药”，他给我发个临时密码，然后再扫二维码输入临时密码，门锁就开了。

刘辰从(1月25号)初一晚上发烧，到(1月28号)初四才退烧，我都给吓死了。

1月27号(农历)初三还没起床，房东就给我们要身份证户口本办出入证，没有出入证只能出不能进。刚拿走身份证，又要行驶证和车牌号，车也得办证。

房东还一直叮嘱，别让我老公回来。回来也不让回家，在外面隔离十四天。一直关注着新闻，这里发现几例疫情，那里又有几例疫情。武汉那边从几千例又涨到两万多例，真的是人心惶惶的，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，这个年过的提心吊胆的。



## 困在妹妹家，无法回北京， 儿子量体温量出了阴影

作者：赵倩

作者简介：38岁，安徽人，性格开朗。喜欢运动、做饭、跳舞和旅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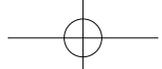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目前在做最基层的社区工作。

2月7号这天，我准备去我妹妹家。因为我家在安徽砀山，买不回北京的高铁票，只有从宿州到北京的票，妹妹家在宿州，我就订了2月10号从宿州到北京的票。

下午两点多我们就开始收拾东西。我和妹妹把衣服都收拾好装在箱子里，妈妈怕我们到了那边没有东西吃，给我们带了自己蒸的包子、炸的丸子。

大概到四点多的时候，我和爸爸商量，一会早点走，因为现在的疫情严重，到处都拦着不让走，心里还是很不安的：“怕走不了，又害怕路途中遇到什么事。”

我们是傍晚七点的高铁，平时骑车半个小时就到车站了，今天我们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出发。临走的时候，妈妈的那种不舍和担心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其实，每次回家，妈妈都会不舍得，我们也安慰妈妈，“我们会没事的别担心”。但是这种离家的心情就很不舒服。我们要



离开的时候，看着妈妈眼睛里一直含着的泪水流下来了，也和妈妈挥着手：“回去吧！外面冷，别着凉了。”

爸爸带着我们走到了我们村的西头，远看前面有路障，离近了一看是一辆货车挡在路中间根本过不去。正好旁边有个小路，我们就从小路骑着电动三轮车过去。路很不好走，都是土路。走了大概半小时，我们才到大路。还好，主路一路上没有拦截。快到高铁站的时候，就有了拦截，而且看样子是真过不去。心想：“不会不让我们回去吧？”没想到，我们到跟前，这儿的工作人员还不错，把路障给挪开了让我们过去，还是很感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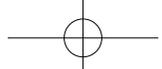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车站，看到也有从外地回来的，但是人很少。这时也嘱咐爸爸：“回去开慢点，别着急。”因为天也黑了。看着爸爸的身影逐渐离去，我们就拿着行李进了站，工作人员给量体温、消毒。

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两个口罩。进去之后，看到站里也没有多少人，大家都各自带着口罩好好地保护自己。车上也是，没几个人，一路上都没有人摘口罩，车行驶了50分钟，到了宿州车站下车的，只有我们四个人。

站里人也很少，到出站有工作人员给消毒、看身份证，还得录像呢。没想到疫情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不便。这时候是妹夫开车来接的我们，路上发现几乎没有车辆和人员来往，感觉就像一座死城一样的安静。

大概行驶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才到小区门口，下车后有工作人员给我们量体温，我妹妹和她家孩子正常。

轮到给我和我家孩子量体温，第一次是37.1℃，工作人员说：“再



量一次”。结果这一次比上次还多，竟然是 37.4℃。

“再量。”这次工作人员也慌了，我也有点害怕。

当时工作人员就给 120 打电话，那边说，再给我们量一次。

这时候我家孩子也紧张和害怕，我一拉他的手都是冰凉的，我知道我儿子害怕了。我不停地和他说：“别紧张，放松放松自己。”

我把体温计放进孩子的腋窝下。过了五分钟后工作人员说：“可以了，拿出来吧！”

拿出来递给工作人员，我的心也在紧张：“要是发烧我们都去医院了。”

我一直看着那个人脸上的表情，当他说“36.8 正常”时，我揪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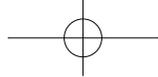
我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以后我再也不要量体温了。”没想到，给他有点造成阴影了。

光量体温我们就耽误了一个小时才进小区，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，工作人员还给我们登记，说：“半个月之内都不要出门。”

就这样，从 2 月 7 号到现在，我们都没出过妹妹家小区的门。这边小区是隔三天才让出门去买菜，每次都是妹夫出去买回来。

感觉每天这样，活着都没有意义了，睁开眼就是哪里又出现新病例，哪里又给封了，今天又增加多少死亡人员。听着心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

很无奈，原本订好 2 月 10 号回北京也给退票了。一天两顿饭，每天想着吃些什么好。还有就是，毕竟不是在自己的家里，还是有点



不方便，着急上火，嘴里都是起的水泡。每天，我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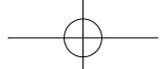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还好可以听听课，可以给孩子讲讲故事，还可以聊聊天。有事情做就会好点。这就是我的疫情期间的感受。



# 母 亲



选自实务学堂学生 2019 年作品。



# 妈妈是我的偶像

作者：李诚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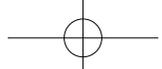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：21岁，实务学堂2018秋季学员。

我是李诚杰，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乡村，从我记事以来呢，爸妈早就已经去广东打工了，我和外婆外公生活在一起，用老家话，外婆带着我。和我一起由外婆看管的还有大一岁的表哥，小舅舅的独子，后来因为外婆村里的小学最高只有四年级，我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村庄，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
奶奶当时一共是带着我们四兄弟姐妹，还有我的二个表姐和一个表哥，是我叔叔伯伯的孩子；他们的情况也跟我一样，从小爸爸妈妈就出去打工赚钱了，所以我们都算是留守儿童。

## 1 “我们都一样”

上学的时候，偶尔我也会从同学口中得知，他们其实也跟我一样，都是由爷爷奶奶带着。现在我知道，像我们这种生活在小镇子里的人，留守儿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

那造成这些事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我们爸爸妈妈自己的原因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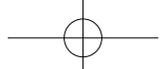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不是，我认为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原因，爸妈也只是想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，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，不然谁会背井离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受苦受累呢。

苦和累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是被剥削，被贬低被羞辱。身体受伤一点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心受伤了。

小时候爸妈不在身边我也会很想他们，每次过年爸妈回家我都会特别高兴，总会想能多点时间陪我。可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妈妈没办法，离开我们是处于无奈，天下父母又有哪些不想陪在自己孩子身边呢？我知道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，他们很理解自己的父母，也有些孩子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

但仅仅如此而已，我对爸爸妈妈并不真正了解，直到上次暑假，欧阳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写关于父母的故事，了解以前他们的生活。

我用了一段时间克服自己的心里障碍，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的隐私，去揭以前的苦日子会惹他们伤心、难过；但最后我还是被鼓励和说服，试试去沟通，于是，我依次打电话给哥哥，妈妈爸爸，和他们谈要采访他们的事情，没想到，爸爸妈妈都说，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但还是认真的和我约了时间，特别认真的和我聊了他们一路是如何成长过来的。



## 2 我的妈妈出生的时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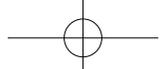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妈妈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那时候整个国家都物资匮乏，外婆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，有5个孩子；外公有油漆手艺，手艺比较好，干活认真，活也挺多，除了在村庄，还会去附近的镇子上，以及很远的市里去干活，从小村去一趟市里，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在外公那个年代，很多人一辈子都困在自己的村庄或是小镇里。

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也不像现在这样交通发达，手艺人外出谋生干活，都是用走的。外公靠手艺挣点钱勉强维持生活，家务就由外婆负责，耕田种地，养猪喂牛，还有别的杂活。

妈妈是外婆的第四个孩子，等妈妈大一些，也和哥哥姐姐一样需要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出门去山上打猪草，七点回家匆匆吃过饭，八点去上学。下午六点放学后，会去再割一马篮子猪草或者或者是去放牛。

平常放假的日子，家里没柴火了，外婆会带着孩子们上山捡柴，一般都是些松针，妈妈他们叫枞毛线；有时候也会和哥哥他们一起去煤矿担碳块。如果是去担碳，他们需要一早出发，带上吃食，其实就是一人带上一个红薯，路上饿的时候吃。煤矿在离家几十里的地方，大家需要用扁担加篮子把炭担回来，那时候乡村所有孩子几乎都如此生活着。

妈妈说，她其实是比较幸运的，有一个姐姐，姐姐很善良老实，比妈妈分担了更多家务活。而妈妈比较调皮，她总在想以后的出路，她有时候会想，我们把生命耗费在这些每天重复无意义的事情上是浪费。说的时候，她对姐姐表示有点抱歉，但又有点骄傲。



读完初中后，外婆说，负担不起我妈妈在读书了，所以我妈跟读书无缘了，但妈妈很想读书，就自己自学。外婆五个孩子，从大舅舅到小舅舅，成绩都很好，都很爱看书，但最终，五个孩子都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就停止上学了。外婆觉得，每个人得学会为自己负责任，她不觉得读书有什么伟大的，但外公一直很爱读书，他很有智慧，但总是在外面忙，如何管教孩子，他根本顾不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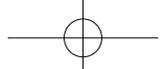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没读书后，外婆就想让妈每天就做农活得了，那时候普遍都认为：女孩子嘛，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，以后找个好男人过日子就得了。我想以前大部分女性这方面跟我妈差不了太多。

### 3 辍学后，妈妈当了裁缝学徒工

那时候的女孩子除了结婚，当赤脚医生或者乡村老师，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出路。

我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很爱美，后来还跟着文工团学了花鼓戏。对于人生，她一直有自己的想法，她不想就这样碌碌无为过一辈子，她为自己找了一门出路去学做裁缝，她的师父是一个男人。尽管现在这是自然的事，但一个女孩子，自己想要有出路，妈妈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过。

但外婆对妈妈的理想毫不理睬，只有一个理由，裁缝机很贵，要几百块呢，家庭怎么负担得起。妈妈自己的信念很坚定，她决定要靠自己。她和外婆说自己会存钱自己解决，不会要家里钱的，外婆最后也拿她没办法，只好让她去了。从争取当学徒工到后来，都是她自己



一个人默默去努力的。外婆没有帮忙，但也没有阻止。

妈妈在街面上的一家裁缝铺自己认了师傅，在他那里学做裁缝，认师傅端茶作揖送礼干活，这些传统的礼仪，一点也不能少。妈妈说。老的手艺师傅，一开始都不会直接教东西，而是让徒弟从干各种杂活开始，没有工资，还要交师傅钱。

能去裁缝铺学手艺之后，生活就稳定下来，外婆也不加干涉。

#### 4 妈妈存钱买缝纫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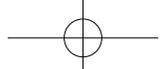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，镇子里的园艺场正如火如荼，到处都是茶山，妈妈每天天蒙蒙亮就去茶园采茶，任何人都可以去，男人女人，老人孩子，采了茶，收茶人一收一称，当场就可以付款。

但茶叶也分三六九等，全看收茶人的的心情，当时摘茶叶是一毛钱一斤；但摘茶叶也要拉关系送礼讨好人，妈妈不愿意，这样即不公平，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的劳动谋生，没有高低贵贱。

茶场的管理者总是刁难她，从成筐的茶叶里找出一两个稍老的茶叶芽，就说摘的茶叶不好，要定级别，别人的一毛，妈妈的可能就只有七分一斤，这让妈妈觉得受了侮辱，愈发的用心学裁剪，做个独立的手艺人，自力更生。

她早上采完茶，回家吃过饭，就会收拾得美美的，穿过田野到街上的裁缝铺学艺。总是很快活。

妈妈一共做了三年徒弟，第一年就是一些杂活，技艺是一个一个小程序开始教，可能一年就让你做一道工序，平常师傅家家务活也要



帮忙，遇到农忙的时候，就会放罢裁缝手艺，下田干农活。在那个时代的农村，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，但妈妈心里却觉得这是不对的，她觉得自己遭到了剥削。

妈妈在学徒的第一年里，攒够了一台缝纫机（1985年二百多块）的钱，托亲戚从城里买了一台缝纫机之后，她学习就愈发的用功了。等到她出徒的时候，已经靠摘柴叶和晚上去唱花鼓戏存的钱买上一台收边机（1987年三百多块），收边机，体格和那个缝纫机差不多大，“它俩”合作很是协调。

但妈妈总是很认真的观察和琢磨，学成后第二年后，依靠自己学到了技术，已经可以独立干活赚点钱，妈妈留在师傅的裁缝铺，由学徒变成了小师傅，有工资了。

## 5 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

后来年纪越来越大的，家里就催着妈妈结婚，虽然她还不想结，但那个年代，结婚大多都是父母说了算数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只能被命运的巨轮推着走，相过几次亲，最后外婆选择了我爸，老实。

妈妈出嫁的那天刚下过厚厚的大雪，到处白皑皑的，邻居还在家门口堆起了高高的狮子。表姐清楚的记得这些。表姐也说，她在小时候曾经看过妈妈和大姨通的信件，她们说，要建设一种新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每个人都有尊严，女人不依靠男人，也不约束孩子。

我爸是个铁匠，结婚后，总在外面做工；我妈妈则自己在镇中心的村子里租了个铺面，生意很好，忙不过来，还请了她的姐姐也就是



我的大姨来帮忙。

也在这时候，我妈怀上了我哥，但她没有因此而休息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，就在生我哥的前一天还在店里做事。那时候生孩子都是在家里，接生婆一般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由于女人都长期劳动，生产一般都顺利。

有一晚从裁缝铺回来后，妈妈就生下了哥哥，连大姨也是第二天上班听别人说才知道这事，甚至都不相信自己的妹妹生产了，觉得很不可思议，“啥！昨天我俩还在一起做事，没看她有动静。”

哥哥出生后，妈妈在计划生育的要求下，上了子宫环，但没有结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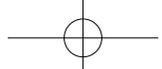
## 6 自己开小裁缝店

哥哥出生后一岁多，铁匠已经没有什么活计；1992年，广东开始对外人开放，我爸就决定离开妈妈和幼小的哥哥，跟着村里人去广东做事，妈妈把裁缝铺搬到了家里，方便照顾哥哥。

妈妈一个人在家开了一个小裁缝店，边照顾我哥。小裁缝店开始几年生意很好，忙的时候大姨回来帮忙，后来也有过学徒。裁缝店基本能维持家里的开支和母子俩的生活。爸爸挣得钱可以存起来盖房子。

我们家的房子虽然在镇中心的村子，又在马路边，正对着镇园艺场大片的茶山，交通方便又幽静；但同时又很偏僻，周边没有什么房子；唯一的邻居是共住一栋房子的伯伯，但他们也出去打工，堂哥都是奶奶带着，离我们有一段距离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住在这么偏的地



方，还开门做生意，很容易招来是非。每天天刚黑，妈妈就需要把所有的门都关好，栓上，还得把案板，柜子挡住门，即使这样，还是会有人来。有些黑夜里出现在窗口的人白天会来做衣服，妈妈都云淡风轻的维持礼貌，大家都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，妈妈说。

姐姐曾问过妈妈是否被诱惑过，妈妈承认，动摇过，但也很坚定，她不想伤害忠厚的丈夫，也不想拆散这个家。问她为什么没有和爸爸聊起，她说，说了白白让他担心难过，自己能应对。

## 7 生意冷清，决定背井离乡

没过多久，成衣市场迅速的成熟，妈妈的生意越来越冷清，家里的开支却不能减少，渐渐的，已经收不抵支，爸爸的收入也不高。哥哥也慢慢长大，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。

尽管妈妈曾经立誓要给哥哥最好的陪伴和教育，她是地方上少有的会给孩子胎教，买育儿书，买儿歌磁带的妈妈。哥哥大一些的时候，妈妈还是选择了去广东打工。在这一点上，哥哥和我的感受完全不同，也许是年幼的他，妈妈给过他太多理想的关怀，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妈妈的选择。

临行前，妈妈把自己的裁缝铺关掉了，把缝纫机拆开收了起来，这几十年来一直小心保管，每年回家过年都会拼装起来用一会，到现在还能用，“它”比哥哥岁数还大，可以看的出来，妈妈对它还是有感情的，毕竟它是妈妈几十年岁月的“见证者”。

离开哥哥，妈妈有过心酸和无奈，但她选择追随时代的浪潮。她



承认，看到家里简陋的房子，看到所有人生活都有了改善，她的自尊让她不甘，她怕这些物质的缺陷会有损尊严，会被耻笑嘲弄；同时，她又倔强的不肯得到别人的帮助；她觉得很抱歉，但也无悔。她说，总是要做出选择的。

妈妈起初到广东的制衣厂工作，收入还行，而且她有自己的理想，努力几年，她有信心可以在一个大的工厂里当上设计师。她看到了自己梦想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，她知道，她可以，可如果她一味的追逐自己的梦想，那么和爸爸势必有一天会分开，家会四分五裂。她因此而痛苦思索过，人生到底什么重要。

她总说，因为爸爸太过忠厚，所以不忍心伤害，纠结过后，她决定回到爸爸的身边。正好爸爸的手艺好，干活细致，又本分，有人请他当包工头，但爸爸不善言辞，别人不主动问他，他几乎不开口，“我知道自己的位置”，他总是说，所以一门心思就只干活。妈妈经历过挣扎之后，又一次为了家庭，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理想，最终和爸爸选择了一起上工地干活的时候，她总想，等爸爸情况好一些，她又回到工厂，她总是这么想的。妈妈这时候开始作为爸爸坚强的后盾，一开始就没再回头。

哥哥到9岁的时候，妈妈和爸爸决定把我生下来。最初几年，妈妈也如同小时候照顾哥哥一样，决心从此在家好好陪我们长大。不过又一次，她又一次因为生计，选择了要给我和哥哥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，再一次选择了出去和爸爸在一起工作，把我放在了家里。



## 8 妈妈这些年的足迹

这么多年，他们俩可以说是基本跑遍了广东大部分地方，就我暑假去帮忙的时候都去过惠州、淡水、广州、河源、汕头、汕尾、江门、陆丰等等，此外，还有福建和西藏拉萨。还有一句话是妈妈经常跟我说的：现实和理想相差真大。

不管我写多少，怎么写，也写不完妈妈这几十年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岁月静好？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

妈妈的很多选择，几乎是主动的，她努力试图突破自己的命运，尽管艰辛，但她愿意承受。还有有些人，他们一开始，几乎就没有什么选择可言。因为不懂，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尝试，一次又一次更深的落进命运的漩涡。

## 9 给妈妈做一个博物馆

听妈妈的故事，我了解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，心有感慨。这学期，我正好接触到了“木兰花开”，于是听到了更多像我妈一样的“女工”的故事，了解大家的经历和知晓其中的这些事，我心里很被触动。

虽然生活很艰苦，但她们从来没有屈服，一直在努力。如果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，他们就能更多的保护自己，免受少一些的伤害。我很想改变她们的状态，但很无力。

我所在的实务学堂和木兰花开决定一起做一个“女工博物馆”，专门讲述流动女工故事，我也决定加入进来。我想为妈妈、为更多的女工做一个属于她们的博物馆。



## 后 记

我们的女工故事博物馆项目还在继续。  
如果您感兴趣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
电 话：15313509292

邮 箱：mulanhuakai2010@126.com

微信公号：kidsdoit（实务学堂）

mulanhuakai2020（木兰花开）